書經集註卷之五

召誥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詹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之。召公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爲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爲

蔡沈集註

松崖書舘藏

誠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爲國家長遠慮蓋如此以召公之書因以召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

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古語辭言召公於豐遞遷而來也朏孟康曰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

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庶殷之衆庶也用庶殷者意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也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周公至。則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書。役書也。春秋傳曰。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糇糧。以令役於諸侯。亦此意。王氏曰。邦伯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丕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頑民。若未易役使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周公用以書命而丕作。殷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

庶殷越自乃御事

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併達之王。謂洛邑已定。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爲執事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

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之王也。曷。何也。其。語辭。商受嗣天位爲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嘆息言。王曷其柰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按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捨。不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有要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敬則天與我一矣。尚何疎之有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

終智藏瘝在夭知保抱攜持厥婦子。
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
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後王後民。指受也。此章語多難解。大意謂天既欲遠絶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徃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於勉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

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
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傳之子也。面。鄉也。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爲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爲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耆。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爲安也

稽考。矧況也。幼冲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疎遠。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況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壽耆。蓋君天下者之要務。故召公特首言之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嵒

召公歎息言。王雖幼冲。乃天之元子哉。謂其年雖小。其任則大也。其期之辭也。誠和。嵒險也。王其大能誠和小民。為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為可畏。王當不敢緩於敬德。用顧畏于民之嵒險可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中。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自服行於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召公以自服土中為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大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享荅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成命者。天之成命也。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休矣。○王氏曰。戒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夕多陽。日西景朝

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故謂之土中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言治人當先服乎臣也。王先服殷之御事。以親近副貳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染陶成。相觀爲善。以節其驕淫之性。則日進於善而不已矣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言化臣必謹乎身也。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爲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無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烝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

爲出入。但上章主言天眷之不足恃。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爾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今王繼受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況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習爲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爲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疾敬德。容可緩乎。王其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刑者德之反。疾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有功。民猶水也。水泛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而遏之。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王位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於王之德益以顯矣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其亦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命。大如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兼夏殷歷年之永也。召公又繼以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永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為天命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

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讎民。殷之頑民也。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御事庶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不失。受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明也。末。終也。召公於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爲勤。惟恭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自盡也。又按恭奉幣。意即上文取幣以錫周公而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召公奉以助祭云

洛誥

洛邑。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爲洛誥。又并記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今文古文皆有○按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拜手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敬事稱殷禮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之事也。公明保予冲子以下。成王命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之辭也。伻來以下。成王錫命毖殷命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舉祀發政之後即歸于周。而未嘗都洛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爲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爲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爲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以不辨○蘇氏曰此上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四十八字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定基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冲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爲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

獻卜

瀍音廛伻補耕反

乙卯。即召誥之乙卯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瀍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伻。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其卜之兆辭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者。成王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爲周匹休之地。言卜洛以配周命於無窮也。視。示也。示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也。十萬曰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誨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啟。盛也。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言王始舉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呂氏曰。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饗群祀。雖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馬。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爲言。若闊於事情者。抑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祓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敷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顯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莘天下之道。莫要於此。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周公言予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謂將適洛時也。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以待成王自教詔之也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

功宗。功之尊顯者。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於大烝。而勳勞之最尊顯者。

則爲之冠。故謂之元祀。周公教成王即命曰。記功之尊顯者。以功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盖作元祀。既以慰答功臣。而又勉其左右王室。益啚久大之業也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丕大。視示也。功載者。記功之載籍也。大視功載而無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大視功載而或出於私。則百工效之。亦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上章告以褒賞功臣。故戒其大視功載者如此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徃。無若火始

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絶

孺子。稚子也。朋。比也。上文百工之視傚如此。則論功行賞。孺子其可少徇比黨之私乎。孺子其少徇比黨之私。則自是而徃。有若火然。始雖燄燄尚微。而其灼爍。將次第延爇。不可得而撲滅矣。言論功行賞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遏絶。所以嚴其辭而禁之於未然也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徃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常如我爲政之時。惟用見在周官。勿參以私人往新邑。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博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永有辭于後世矣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此上詳於記功教工。內治之事。此下則統御諸侯。教養萬民之道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此御諸侯之道也。百辟。諸侯也。享。朝享也。儀禮。物幣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僞。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於享者。亦識其不誠於享者。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於享。則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政事安得不至於差爽僭侮。隳王度而爲叛亂哉。人君可不以敬存心。辨之於早。察之於微乎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釁。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

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蘉謨即反

此教養萬民之道也頒朕不暇未詳或曰成王當頒布我汲汲不暇者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於是而不勉焉則民彝泯亂而非所以長久之道矣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篤厚而不忘叙者先後之不紊言篤叙武王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呂氏曰武王沒周公如武王故天下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則天下不廢成王之命戾至也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惟明農事蓋公有歸老之志矣彼謂洛邑也王於洛邑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至焉

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也大抵與上章參錯相應明顯明之也保保佑之也稱舉也和者使不乖也恒者使可久也居師者宅其衆也言周公明保成王舉大明德使其上之不忝於文武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宗功宗之宗也下文宗禮同將大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
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
夙夜毖祀

旁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為言穆穆和敬也迓迎也言周公之德昭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以迎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於天下公之德教加於時者如此予冲子夫何為哉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有退休之志故示其所以留之之意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周不若時

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厚矣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

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
後

此下成王留周公洛也成王言我退即居于周命公留後治洛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於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即欲歸居于周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先戒王之辭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為魯後者非是攷之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蓋已久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蓋可見其為周公不為伯禽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

功

宗禮。即功宗之禮也。未定功宗者。安定其功宗之謂。即下文命寧者也

迺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將大也。周公居洛。啓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大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而治為宗周之四輔也。漢三輔蓋本諸此。今按先言啓大其後。而繼以亂為四輔。則命周公留後於洛。明矣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歡。其康事。公勿替刑。

四方其世享

歡音亦

定。爾雅曰。止也。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歸。往宗周。言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宜鎮撫洛邑。以慰懌人心。毋求去以困我也。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公勿替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也。吳氏曰。前漢書兩引公無困哉。皆以哉作我。當以我為正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

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此下周公許成王留等事也。來者。來洛邑也。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光烈考武王者。答誕保文武受民之言也。責難於君謂之恭。弘朕恭者。大其責難之義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典。典章也。殷獻民。殷之賢者也。言當大享其典章。及殷之獻民。蓋文獻者。爲治之大要也

亂。治也。言成王於新邑致治。爲四方新主也。作周恭先者。人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也。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也

予曰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多子者。衆卿大夫也。唐孔氏曰。予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予師。衆也。周公言我以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天下之衆也。孚。信也。作周孚先者。人臣信以事上。以

信而倡後人也。考。成也。昭子。猶所謂明辟也。親之故曰子。刑。儀刑也。單。殫也。言成我明子儀刑而殫盡文王之德。蓋周公與羣臣篤前人成烈者。所以成王之刑。乃殫文祖德也。

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

仵來毖殷。乃命寧予。絕句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秬巨許反鬯丑亮反卣音酉禋音因

此謹毖殷民而命寧周公也。秬。黑黍也。一稈二米。和氣所生。鬯。鬱金香草也。卣。中尊也。明潔禋敬也。以事神之禮事公也。蘇氏曰。以黑黍爲酒。合以鬱鬯。所以祼也。宗廟之禮。莫盛於祼。王使人來戒敕庶殷。且以秬鬯二卣綏寧周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飢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歟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禋。祭名。周公不敢受此禮。而祭於文武也

惠篤叙。無有遘自疾。萬年厥于乃德。

此祭之祝辭。周公爲成王禱也。惠。順也。篤。叙。與篤叙乃正父同。順篤叙文武之道。身其康

強。無有遘遇自罹疾害者。子孫萬年厭飽乃德。殷人亦永壽考也

王伻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承。聽受也。叙。教條次第也。王使殷人承叙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蓋周公雖許成王。留洛。然且謂王伻殷者。若曰。遷洛之民。我固任之。至於使其承叙萬年。則實繫于王也。亦責難之意。與召誥末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語脉相類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

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

戊音茂。裸古玩反

此下史官記祭祀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十二月之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周尚赤。故用騂。宗廟禮太牢。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於洛。故舉盛禮也。逸。史佚也。作冊者。冊書也。逸祝冊者。史逸爲祝冊以告神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冊所載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意。重其事也。王賓。猶虞賓。杞宋之屬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至也。太室。清廟中央室也。裸。灌也。以圭瓚酌秬鬯以灌地以降神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逸誥者史逸誥周公治洛留後也在十有二月者明戊辰為十二月日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吳氏曰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成王之留公也言誕保文武受民公之復成王也亦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於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始公之辭云

多士

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政以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編書因以名篇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吳氏曰方遷商民于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公患四方之遠鑒三監之叛於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述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留治於洛之後乃曰伻來毖殷又曰王伻殷乃承敘當時商民已遷于洛故其言如此愚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

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告命與之更始焉。爾此多士之所以作也。由是而推。則召誥攻位之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召公安得舍近之友民而役遠之讎民哉。書序以爲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謬矣。吾固以爲非孔子所作也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此多士之本序也。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周公至洛久矣。此言初者。成王既不果遷留公洽洛。至是公始行洽洛之事。故謂之初也。曰商王士者。貴之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

弗弔。未詳。意其爲歎憫之辭。當時方言爾也。旻天。秋天也。主肅殺而言。歎憫言。旻天大降災害而喪殷。我周受眷祐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勑正殷命而格之。以終上帝之事。蓋推革命之公以開諭之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

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肆與康誥肆汝小子封同。弋。取也。弋鳥之弋。言有心於取之也。呼多士誥之。謂以勢而言。我小國亦豈敢弋取殷命。蓋哉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惟天不畀殷信其不固殷之亂矣。惟天不固殷亂。故輔我周之治。而天位自有所不容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秉。持也。言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爲。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反覆天民相因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乎民。民之果不外乎天也。詩言秉彝。此言秉爲者。彝以

坤言。爲以用言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引導。逸安也。降格。與呂刑降格同。呂氏曰。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安。則上帝引之。是理坦然亦何間於桀。第桀喪其良心。自不適於安耳。帝既引之。帝猶未遽絕也。乃降格桀。桀猶不知警懼。不能敬

用帝命。乃大肆淫邊。雖有矯誣之辭。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帝用不臧。是也。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甸。治也。伊尹稱湯旁求俊彥。孟子稱湯立賢無方。蓋明揚俊民。分布遠邇。甸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大經也。周公反復以夏商爲言者。蓋夏之亡。即殷之亡。湯之興。即武王之興也。商民觀是。亦可以自反矣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明德者。所以脩其身。恤祀者。所以敬乎神也

惟天不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殷之先王。亦皆操存此心。無敢失帝之則。無不配天。以澤民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

後嗣王。紂也。紂大不明於天道。況曰能聽念商先王之勤勞於邦家者乎。大肆淫泆。無復顧念天之顯道。民之敬畏者也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大喪者。國亡而身戮也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丕建。則商後王不明德而天不畀矣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凡四方小大邦國喪亡。其致罰皆有可言者。況商罪貫盈。而周奉辭以伐之者乎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靈承帝事

靈。善也。天善承天之所爲也。武成言祇承上帝。以遏亂畧。是也

有命曰。割殷。嗣勑于帝

帝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定剪除。嗣其勑正之事于帝也。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正于商者。是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有私心。一於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周不貳于帝。殷其能貳於周乎。蓋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

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豈特割殷之事而已哉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三監倡亂。予其曰。乃汝大爲非法。非我爾動。變自爾邑。猶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予亦念天就殷邦。屢降大戾。紂既死。武庚又死。故邪慝不正。言當遷徙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時是也。指上文殷大戾而言。謂惟是之故。所以遷居西爾。非我一人樂如是之遷徙震動也。是惟天命如此。汝毋違越。我不敢有後命。謂有他罰。爾無我怨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即其舊聞以開諭之也。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載殷革夏命之事。正如是耳。爾何獨疑於今乎

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

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
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
天命

周公既舉商革夏事以諭頑民。頑民復以商
革夏事責周。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
啓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于百僚之間。
今周於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周公舉其言。
以大義折之。言爾頑民雖有是言。然予一人
所聽用者。惟以德而已。故予敢求爾於天邑
商而遷之於洛者。以冀率德改行焉。予惟循
商故事。矜恤於爾而已。其不爾用者。非我之
罪也。是惟天命。如此。蓋章德者天
之命。今頑民滅德而欲求用。得乎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
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
事臣我宗多遜

降。循今法降等云者。言昔我來自商奄之時。
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
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于洛。以親比臣
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蓋亦甚輕。其恩固
已甚厚。今乃有所然望乎。詳
此章。則商民之遷固已久矣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
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

惟四方罔攸寧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以自奄之命爲初命。則此命爲申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惟爾等服事而無所處。故也。詳此章。則遷民在營洛之先矣。吳氏曰。來自奄稍昔者。遠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者。近日之辭也。移爾遲遲。逃。此事臣我宗多遜者。期之之辭也。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果能之辭也。以此又知遷洛在後也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幹事。止。居也。爾乃庶幾有爾田業。無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也。詳此章所言。皆仍舊有土田居止之辭。信商民之遷。舊矣。孔氏不得其說。而以得反所生釋之。於文義似矣。而事則非也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尚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福。吉祥所集也。不敬則言動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豈特窴徙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

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邑。四井爲邑之邑。繼者。承續安君之謂。有營爲。有壽考。皆于茲洛焉。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也。夫自亡國之末裔。爲起家之始祖。頑民雖愚。亦知所擇矣

王曰又曰時予或言爾攸居

王曰之下。當有闕文。以多方篇末王曰乂曰推之可見。時我或有所言。皆以爾之所居止爲念也。申結上文爾居之意

無逸

逸者。人君之大成。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益

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舜大聖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龜鑑也。是篇凡七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永嘆。其意深遠矣。亦訓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爲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作輟則非所謂所矣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爲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於后稷。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之。此有以哉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

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逸爲逸也。俚語曰諺。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俚巷鄙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不然。則又詘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知所以自逸也。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爲田舍翁乎

諺 疑戰反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
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中宗太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戒懼天命即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而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祗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永年之效也按書序太戊有原命咸乂等篇意述其當時敬天治民之事今無所攷矣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
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
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
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
有九年

亮音涼陰音荒

高宗武丁也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小民稼穡艱難備嘗知之也雍和也爰於言和順當於理也嘉美靖安也嘉靖者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文帝之嘉則不可謂無時或怨者萬民咸和也乃雍者和之發於身嘉靖者和之著於民也餘見說命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永年之效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
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
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
三年

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則祖庚之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於民間。故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孔氏見此等記載。意爲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文似。遂以此稱祖甲爲太甲。然詳此章。舊爲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謂憸小之人也。作其即位。亦不見太甲復政思庸之意。又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爲祖甲。況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訛承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爲正。文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爲祖甲。而非太甲明矣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
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

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過樂謂之耽泛言自三宗之後即君位者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伐性喪生故自三宗之後亦無能壽考遠者不過十年七八年近者五六年三四年爾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凡人莫不欲壽而惡夭此篇專以享年永不永爲言所以開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商猶異世也故又即我周先王告之言太王王季能自謙抑謹畏者蓋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其源流之深長也大抵抑畏者無逸之本縱肆怠荒皆矜誇無忌憚者之爲故下文言文王曰柔曰恭曰不敢皆原太王王季抑畏之心發之耳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言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卑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徽懿。皆美也。昃。日昳也。柔謂之徽。則非柔懦之柔。恭謂之懿。則非足恭之恭。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徽懿之盛。和易近民。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賚予賙給之。使之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豈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之爲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文王又若無所事事者。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知文王之逸。合二書觀之。則文王之所從事可知矣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不濫費。故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於常貢正數之外。無橫歛也。言庶邦則民可知。文王爲西伯。所統庶邦。皆有常供。春秋貢於霸主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舊矣。受命。言爲諸侯也。中身者。漢孔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上文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戒遊佚。皆文王無逸之實。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永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

供
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淫過也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過于觀逸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上文言遊田而不言觀逸以大而包小也言庶邦而不言萬民以遠而見近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無與毋通皇與遑通訓法若順則法也毋自寬假曰今日姑爲是耽樂也一日耽樂固若未害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逸之行猶商人化受而崇飲之類故戒之曰毋若商王受之沈迷酗于酒德哉酗酒謂之德者德爲虛位是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

譸張流反
幻音患

胥相訓誡惠順譸誕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歎息言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相與保惠之相與教誨之保惠之非特誡告而已教誨則

有覜正成就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若是。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明而不悖。故當時之民。無或敢誑誕爲幻也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否俯久反明莊助反祝音呪

正刑。正法也。言成王於上文古人胥訓告保惠教誨之事而不聽信。則人乃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度。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盡取而紛更之。蓋先王之法。甚便於民。甚不便於縱侈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而君之殘酷者。則必變亂之。如溥賦斂以厚民生。民之所便也。而君之貪侈者。則必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之蓄于中也。厥口詛祝者。怨之形於外也。爲人上而使民心口交怨。其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此蓋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懇懇言之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迪蹈。哲智也。孟子以知而弗去爲智之實。迪云者。所謂弗去是也。人主知小人之依而或忿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者也。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允蹈其知。故周公以迪哲稱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

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
敢含怒 詈力智反

詈。罵言也。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反諸其身。不尤其人。其所証毀之愆。安而受之曰。是我之愆。允若時者。誠實若是。非止隱忍不敢藏怒也。蓋三宗文王於小民之依。心誠知之故。不暇責小人之過言。且因以察吾身之未至。然詈之語。乃所樂聞。是豈特止於隱忍含怒不發而已哉。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若時。不永念厥

譸。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戮無辜。怨
有同。是叢于厥身 綽尺約反

綽。大。叢。聚也。言成王於上文三宗文王迪哲之事。不肯聽信。則小人乃或誑誕變置虛實。曰。小民怨汝詈汝。則聽信之。則如是。不能永念其爲君之道。不能寬大其心。以誑誕無實之言。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戮無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同。而同於怨。皆叢於人君之一身。亦何便於此哉。天抵無逸之書。以知小人之依。爲一篇綱領。而此章則申言既知小人之依。則當蹈其知。故其胷次寬平。人之處天地之於。萬物。一於天豈私怒於其間哉。天地以萬物爲心。人君

以萬民爲心。故君人者。要當以民之怨詈爲已責。不當以民之怨詈爲已怒。以爲已怒。則民安而君亦安。以爲已責。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吁。可不戒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茲者。指上文而言也。無逸一篇七章。章首皆至此章則於嗟嘆詠嘆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其監于茲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則無窮。成王得無深警於此哉

君奭

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録其告語爲篇。亦誥體也。以周公首呼君奭。因以君奭名篇。篇中語多未詳。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之作。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爲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爲近之。然詳本篇。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又復告喻以留之爾。熟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

君者尊之稱奭召公名也。
古人尚質相與語多名之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
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
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
不祥

不祥者休之反也天既下喪亡于殷殷既失
天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
長信於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耶我亦不
敢知曰其終果出於不祥乎○按此篇周公
留召而作此其言天命吉凶雖曰我不敢
知然其憂惻危懼之意天命吉凶之決實主
於召公留不
留如何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
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
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
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尤怨違背也周公敷息言召公已嘗曰是在
我而已周公謂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求
遠念天之威於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天
命民心去就無常實惟在人而已今召公乃
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
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侈遏絶佚墜文武光

顯。可得謂在家而不知乎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諶時壬反

天命不易。猶詩曰命不易哉。命不易保。天難諶信。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恭明德也。吳氏曰。弗克恭。故不能嗣前人之恭德。遏佚前人光。故不能嗣前人之明德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吳氏曰。小子。自謙之辭也。非克有正。亦自謙之辭也。言在今我小子旦。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使益焜燿。而付于冲子而已。以前言後嗣子孫遏佚前人光而言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天難諶。此又申言天不可信。故曰又曰。天固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

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即伊尹也。見說命。太戊。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同名者也。巫氏。咸名。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也。武丁。高宗也。甘盤。見說命。呂氏曰。此章序商六臣之烈。蓋勉召公匹休於前人也。伊尹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天心。自其徧覆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書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重輕。至此章對言之。則聖賢之分。而深淺見矣。巫咸止言其乂王家者。咸之爲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蘊。猶有愧於二臣也。亡書有咸乂四篇。其乂王家之實歟。巫賢甘盤而無指言者。意必又次於巫咸也。○蘇氏曰。殷有聖賢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配祀于天者。止此五王。而其臣偕配食于廟乎。在武丁時。不言傳說。豈傳說不配食於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得而聞矣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陵。升遐也。言六臣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保乂有殷。故殷先王終以德配天。而享國長久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佑。助也。實。虛實之實。國有人則實。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也。稱。舉也。亦秉持之義。事。征伐會同之類。承上章六臣輔君格天致治。遂言天佑命有商。純一而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著姓。與夫王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惟是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乂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如龜之卜。如蓍之筮。天下無不敬信之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臧威。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呂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于天者則壽之。伊尹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

罹滅亡之威。天魯不私壽之也。固命者。不墜之天命也。今召公勉爲周家久永之念。則有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申重。勸勉也。在昔上帝降割于殷。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大命於其身。使有天下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虢叔。文王弟。閎散泰南宮。皆氏。夭宜生顛括。皆名。言文王庶幾能修治燮和我所有諸夏者。亦惟有虢叔等五臣爲之輔也。康誥言一二邦以修。無逸言用咸和萬民。即文王修和之實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茂德降于國人

茂。無也。夏氏曰。周公前既言文王之興。本此五臣。故又反前意而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爲文王往來奔走於此導迪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於國人矣。周公反覆以明其意。故以又曰更端發之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
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
命哉

言文王有此五臣者故亦敢爲天純佑命
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上既反言文王若無
此五臣爲迪彝教則亦無德下及國人故此
又正言亦惟天乃純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
之臣踏履至到實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啓
迪其德使著見於上覆冒於下而升聞于上
帝惟是之故遂能
受有殷之天命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曁武王
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
王惟冒丕單稱德

叔先死故曰四人劉殺也單盡也武王惟
此四人庶幾迪有天祿其後曁武王盡殺其
敵惟此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
盡稱武王之德調其達聲教于四海也文王
冒西土而已丕單稱德惟武王爲然於文王
言命於武王言祿者文王但受天命至武王
方富有天下也呂氏曰師尚父之事文武烈
莫盛焉不與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
畧隨意而言主於留召
公而非欲爲人物評也

今在予旦若游大川予往曁汝

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小子旦。自謙之稱也。浮水曰游。周公言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若浮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小子。成王也。成王幼冲。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誕。大也。大無我責上。疑有缺文。收罔勗不及。未詳。耇造德不降。言召公去。則耇老成人之德不下於民。在郊之鳳。將不復得聞其鳴矣。況敢言進此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阿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故周公云爾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肆大。猷謀也。茲。指上文所言。周公歎息。欲召公大監視上文所陳也。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矣。然迹其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不可不相與竭力保守之也。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狹隘求去。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齊。槃錯棼結。欲其解紓。黯闇汚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沒者。未嘗無翩然捨去之意。況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屈折調護

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爾。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則召公義未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不暇。其迫切已甚矣。蓋謀所以寬裕之道。圖功攸終。展布四體。爲久大規模。使君德開明。未可捨去。而聽後人之迷惑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偶。配也。蘇氏曰。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言前人敷乃心。腹以命汝召公位三公以爲民極。且曰。汝當明勉輔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於相信。如車之有馭也。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亦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大否。大亂也。告汝以我之誠。呼其官而名之。言汝能敬以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亡大亂。可不大念我天威之可畏乎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天休滋至。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

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戡勝也戡堪古通用周公言我不信於人而若此告語乎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汝聞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惟是我二人將不堪勝汝若以盈滿爲懼則當能自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毋徒惴惴而欲去爲也他日在汝推遜後人于大盛之時超然肥遯誰復汝禁今豈汝辭位之時乎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不肓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周公復歎息言篤於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休盛然我欲與召公共成文王功業于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也周都西土去東爲遠故以日出言吳氏曰周公未嘗有其功以其留召公故言之蓋叙其所已然而勉其所未至亦人所詭而從者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周公言我不順於理而若茲諄復之多誥耶。予惟用憂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賴也。蓋予言畏天命而悲人窮。亦此意。前言若茲誥。故此言若茲多誥。周公之告召公。其言語之際。亦可悲矣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上章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卒章專言民德以終之。周公歎息謂召公踐歷諳練之久。惟汝知民之德。民德謂民心之嚮順。亦罔不能。其終則民之難保者尤可畏也。其祇順此誥往敬用治。不可忽也。此召公已留。周公飾遣就職之辭。歟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有味於周公之言也夫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字。蔡叔之子也。叔没。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誥命之詞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次叙當在洛誥之前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

諸王邦之蔡

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鄰。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蘇氏曰。郭。虢也。周禮六遂五家爲鄰。管霍。國名。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冢宰。百官總已以聽者。古今之通道也。當是時。三叔以主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謂可惑以非義。遂相與流言倡亂以搖之。是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傾覆社稷。塗炭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故致辟管叔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也。因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因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佐成王。食邑於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爲卿。非魯之卿也。蔡。左傳在淮汝之間。仲不別封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絕叔於蔡也。封仲以他國。則絕叔于蔡矣。呂氏曰。象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于天下國家。雖欲遂友愛於三叔。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史臣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群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也。後言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即命之王以爲諸侯。以見周公慼然於三叔之刑。幸仲克庸祗德。則亟擢用分封之也。吳氏曰。此所謂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闇之時。非以幼冲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

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宗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胡。仲名。言仲循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其道。故我命汝爲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其敬之哉。呂氏曰。敬哉者。欲其無失此心也。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

爾尚蓋前人之行。迪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蔡叔之罪。在於不忠不孝。故仲能掩前人之愆者。惟在於忠孝而已。叔違王命。仲無所因。故曰迪自身。克勤無怠。所謂自身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上文所謂率德改行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此章與伊尹申告太甲之言相類而有深淺不同者太甲蔡仲之有問也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行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可爲之惡爾其可不戒之哉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惟思也窮困之極也思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蕃屏王家和協同姓康濟小民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

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率循也無妄同詳審也中者心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舊章者先王之成法厥度者吾身之法度皆中之所出者作聰明則喜怒好惡皆出於私而非中矣其能不亂先王之舊章乎戒其本於己者然也側言一偏之言也視聽不審惑於一偏之說則非中矣其能不改吾身之法度乎戒其徇於人者然也能戒是則我一人汝嘉矣呂氏曰作聰明者非天之聰明作沽小智耳作與不作而天人判焉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

命

飭往就國。戒其毋廢
棄我命汝所言也

多方

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威奄。歸作此篇。按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即其事也。疑當時扇亂不特殷人。如徐戎淮夷。四方容或有之。故及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畧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誥。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碔砆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杜預云。奄不知所在。宗周。鎬京也。呂氏曰。王者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備孔悝之鼎銘曰。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是時。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耳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於此篇。故發例於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成王滅奄

又後。告諭四國殷民。而因以曉天下也。所主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言殷民罪應誅戮。我大降宥爾命。爾宜無不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圖。謀也。言商奄大惟私意。圖謀天命。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呂氏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謀之私。而非天命之公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下文引夏商所以失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

之迪乃爾攸聞

言帝降災異以譴告桀桀不知戒懼乃大肆逸豫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況望其有憂民之實乎勸勉也迪啓迪也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迪導斯人者桀乃大肆淫昏終日之間不能少勉於是天理或幾乎息矣況望有惠迪而不違乎此乃爾之所聞欲其因桀而知紂也厥逸與多士引逸不同者猶亂之爲亂爲治耳逸豫以民言淫昏以帝言各以其義也此章上疑有缺文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

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憯日欽劓割夏邑

叨他刀反憯千感反

此章文多未詳麗猶日月麗乎天之麗謂民之所依以生者也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甲始也言桀矯誣上天圖度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源於民休恃以生者皆抑塞遏絕之猶乃大降威虐于民以增亂其國其所因始于內嬖蠱其心敗其家不能善承其衆不能大進於恭而大寬裕其民亦惟夏邑之民貪叨忿憯者則日欽崇而尊用之以戕害於其國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言天惟是爲民求主耳桀既不能爲民之主天乃大降命於成湯使爲民主而伐夏殄戮之也○吕氏曰曰求曰降豈真有求之降之者哉天下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一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於湯湯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爲之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開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純大也義民賢者也言天不與桀者大乃以爾多方賢者不克永于多享以至于亡也言桀於義民不能用其所敬之多士率皆不義之民上文所謂昏日欽者同惡相濟大不能明保享于民乃相與播虐于民民無所措其手足凡百所爲無一能達上文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者政暴民亂所以速其亡也此雖指桀多士爾啓侯尹民嘗逮事紂者寧不惕然內愧乎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

主

簡擇也。民擇湯而歸之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湯深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故民皆儀刑而用勸勉也。人君之於天下。仁而已矣。仁者君之所依也。君仁則莫不仁矣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自成湯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知明其德。謹其罰。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以謹厥麗也。明德。仁之本也。謹罰。仁之政也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德明之而已。罰有辟焉。有宥焉。故再言辟而當罪。亦能用以勸勉。宥而赦過。亦能用以勸勉。言辟與宥。皆足以使人勉於善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呂氏曰。爾辟。謂紂也。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

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閔也。天命至公。操則存。舍則亡。以商先王之多。基圖之大。紂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舍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者。唐孔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後稱王命以誥之也。庸。用也。有心之謂。釋。去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天有心於去夏。亦非天有心於去殷。下文遂言乃惟桀紂自取亡滅也○呂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誥告。以見周公未嘗稱王也。又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復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嗚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豫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爲口實矣。故於周公誥命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紂以多方之富。大肆淫泆。圖度天命。瑣屑有辭。與多士言桀大淫泆有辭義同。殷之亡。非自取乎。以下二章推之。此章之上。當有闕文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

喪有邦閒之
集萃也。享。祭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殷代之。夏之亡。非自取乎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蠲潔烝進也。紂以逸居逸。遥酒無度。故其爲政。不蠲潔而穢惡。不烝進而怠惰。天以是降喪亡。非自取乎。此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
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聖。通明之稱。言聖而罔念。則爲狂矣。愚而能念。則爲聖矣。紂雖昏愚。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又未忍遽絶之。循五年之久。須待暇寬於紂。覬其克念。大爲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者。五年。必有指實而言。孔氏牽合歲月者非是。或曰。狂而克念。果可爲聖乎。曰。聖固未易爲也。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幾矣。聖而罔念。果至於狂乎。曰。聖固無所謂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一念之差。雖未至於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此人心惟危。人拳拳告戒。豈無意哉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紂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主於爾多方。大警動以祲祥譴告之威。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典。主。式。用也。克堪者。能勝之謂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言德舉者莫能勝也。文武善承其衆。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爲神天之主矣。故天式教文武。用以休美。簡擇畀付殷命。以王爾多方也。呂氏曰。式教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天德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教之也。此章深論天下。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遏汝者。乃無一能當天之眷。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爾猶洶洶不靖。欲何爲耶。明指天命。而讋服四海姦雄之心者。莫切於是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言今我何敢如此多誥。我惟大降宥爾四國民命。舉其宥過之恩。而責其遷善之實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夾訖洽反

夾。夾輔之夾。介。賓介之介。爾何不誠信寬裕於爾之多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我周王享天之命乎。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瀦其宅。收其田可也。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各守爾典。以廣天命乎。此三節。責其何不如此也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爾乃屢蹈不靜。自取亡滅。爾心其未知所以自愛耶。爾乃大不安天命耶。爾乃輕棄天命耶。爾乃自爲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爲當然耶。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

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我惟是教告而誨諭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今至于再今至于三矣爾不用我降宥爾命而猶狃於叛亂反覆我乃其大罰殛殺之非我有周恃德不安靜乃惟爾自爲凶逆以速其罪

爾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監監洛邑之遷民者也猶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之臣我監也言商士遷洛奔走臣服我監於今五年矣不曰年而曰祀者王即政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繞一二年耳今言五祀則商民之遷固在作洛之前矣尤爲明驗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臬事也周官多以胥伯小大衆多之正盖殷多士授職於洛共長治遷民者也其奔走臣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悉攻側偷惰而不能事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心不安靜則身不和順矣身不安靜則家不和順矣言爾惟和哉者所以勸勉之也和其

身。嗟其家而後能協于其邑。驩然有恩以相接。爾邑克明。始爲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矣。前既戒以罔不克臬。故以克勤乃事期之也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忌。畏也。穆穆。和敬貌。頑民誠可畏矣。然如上文所言。爾多士庶幾不至畏忌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和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悍逆悖戾之氣。又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叫民之頑者。且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成王誘掖商士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其轉移感動之機。微矣哉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爾乃自時洛邑。庶幾可以保有其業。力畋爾田。天亦將畀矜爾。我有周亦將大介賚爾。勛賚錫於爾。啓迪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幾勉爾之事。有服在大僚。不難至也。多士篇商民嘗以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爲言。故此因以勸勵之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

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
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誥告將終乃歎息言。爾多士如不能相勸信
我之誥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帝爾之民。帝
惟曰上不必享矣。爾乃放逸頗僻。大違我命。
則惟爾多士自取天威。我亦致天之罰。播遷
湯析俾爾離遠爾土矣。爾雖欲宅爾宅。畋爾
田尚可得哉。多方。疑當作多士。已章既勸之
以休此章則董之以威。商民不惟有所慕
而不敢違越。且有所畏而不敢違越矣

王曰我不惟多言誥我惟祇告爾命

我豈若是多言哉。我惟敬
爾以上文勸勉之命而已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
怨

與之更始。故曰時惟爾初也。爾民至此。苟又
不能敬于和。猶復乖亂。則自底誅戮。毋我怨
尤矣。閟其為善。禁其為惡。周家忠厚之意於
是篇尤為可見。○呂氏曰。又曰二字。所以形
容周公之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詰
已終而猶有餘語。顧盼之光。猶曄然溢於簡
冊也

立政

呉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才
之道。而其責意則又上戒成王專

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等云者。蓋古者外之諸侯。內之卿。已命於君。內之卿大夫。則亦自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為卿士。伯冏謹簡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葛氏曰。誥體也。今古文皆有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鮮哉

綴。朱衛反。劣也。賁。音奔

此篇周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稱若曰。言周公帥群臣進戒于王。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群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器之官曰準人。有守法之有司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公於是嘆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者鮮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吳氏曰。綴衣。虎賁近臣之長也。葛氏曰。綴衣。周禮司服之類。虎賁。周禮之虎賁氏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繄夋。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

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恂音荀

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強之時。而求賢以爲事天之實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云者。致敬以尊其爲君之名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云者。致告以叙其爲君之實也。茲者。此也。言如此而後可以爲君也。即皐陶與禹言九德之事。謀面者。謀人之面貌也。言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徒謀之面貌。用以爲大順於德。乃宅而任之。如此。則三宅之人。豈復有賢者乎。蘇氏曰。事則向所謂常任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則向所謂準人也。一篇之中所論宅俊者。參差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事也。吳氏曰。古者凡以善言語人。皆謂之教。不必自上教下而後謂之教也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夏桀惡德弗作往昔先王任用三宅。而所任者。乃惟暴德之人。故桀以喪亡無後

亦越成湯。陟不釐上帝之耿命。乃用

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
惟不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
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不式見德

亦越者繼前之辭也。玟光也。湯自七十里升
爲天子。典禮命討。昭著於天下。所謂陟不釐
上帝之光命也。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
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克即
者。言湯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
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三俊。
說者謂他日次補三宅者。詳宅以位言。俊以
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說者所云也。惟思。
式。法也。湯於三宅三俊嚴思而不法之。故能
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

以舒其才。賢智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
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瘝。畿甸
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不式見德。遠者
及之難。其德未易徧。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
至純至大。治道無餘蘊矣。曰邑
曰四方者。各極其遠近而言耳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
厥政。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
命。奄甸萬姓

羞刑。進任刑戮者也。庶習。備諸衆醜者也。言
紂德強暴。又所與共國者。惟羞刑暴德之諸

侯所與共政者惟燕習逸德之臣下上帝敬
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
而奄甸萬姓馮甸者井
牧其地什伍其民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
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見皆曰心者即所謂
迪知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位故曰
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事上
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長伯則
體統立而下有所寄人君位天人之兩間而
俯仰無怍者以是也夏之尊帝商之不釐周
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謂五國以
屬屬有長伯如王制所謂二百一十國以

州州有
伯是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言文武立政三宅之官也任人常任也
準夫準人也牧常伯也以職言故曰事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
庶府
此侍御之官也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
長攜僕攜持僕御之人百司若司裘司服庶
府若内府大
府之屬也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

庶常吉士

此都邑之官也。呂氏曰。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表對裏之詞。上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如庖人內饔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鍾師尹鍾。磬師尹磬。太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扈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恐其或興淫巧機詐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係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既條陳歷數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庭。無非常德吉士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司空主邦土。餘見牧誓。言諸侯之官。莫不得人也。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名位通於天子歟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此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也。微。盧。見經。亳。見史。三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

亳。烝。或以爲衆。或以爲夷名。阪。未詳。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志載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夫上自王朝。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莫不皆得人以爲官使。何其盛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能者。能之也。知之至。信之篤之謂。故能立此常任常伯。用能俊有德也。不言準人者。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故略之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也。有司。有職主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下侵庶職。惟於有司牧夫。訓勑用命及違命者而已。漢孔氏曰。勞於求才。逸於任賢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上言罔攸兼。則猶知之。特不兼其事耳。至此罔敢知。則若未嘗知有其事。蓋信任之益專也。上言庶言。此不及者。號令出於君。有不容不知者。故也。呂氏曰。不曰罔知于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莊老之無爲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敬畏思不出位之

意毫釐之辨學
者宜精察之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不基

率循也救功安天下之功義德義之人也周公德容德之人蓋義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容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上文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德之士意如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徒所以輔成王業者文用之於前武仕之於後故周公於君奭言五臣克昭文王受有殷命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正猶此敘文武用人而言並受此丕丕基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我者指王而言順也周公既述文武基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子今既爲王矣繼此以往王其於立政立事準人牧夫之任當能明知其所順順者其心之安也孔子曰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察其所順者知人之要也夫既明知其所順果正而不他然後推心而大委任之使展布四體以爲治相助左右所受之民和調均齊獄慎之事而又戒其勿以小人

間之使得終始其治。此任人之要也。民而謂之受者。言民者。乃受之於天。受之於祖宗。非成王之所自有也

又我受民

末。終。惟。思也。自一話一言之間。我則終思成德之美士。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敢斯須忘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

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言。我聞之於人者。已皆告孺子王矣。文子文孫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尚文。故曰文。誤。失也。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已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爲言。不以已誤庶獄庶愼。惟當職之人是治之。下文言其勿誤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即此意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

俾乂

自古及商人。及我周文王。於立政所以用三宅之道。則克宅之者。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者。能紬繹用之而盡其才也。能宅其才以安其職。又能繹其才以盡其用。茲其所以能俾乂也歟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勱音勵

自古爲國。無有立政用儉人者。小人而謂之儉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狀也。儉利小人。不順于德。是無能光顯以在厥世。王當繼今以往立政。勿用儉利小人。其惟用有常吉士。使勉力以輔相我國家也。呂氏曰。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於明昌。小人陰類。用則降其國於晦昧。陰陽升降。亦各從其類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始言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繼言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至是獨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蓋刑者。天下之重事。挈其重而獨舉之。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已誤之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詰治也治爾戎服兵器也陟升也禹迹禹服舊迹也方四方也海表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服也覲見也耿光德也大烈業也於文王稱德於武王稱業各於其盛者稱之呂氏曰兵刑之大也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或曰周公之訓稽其所弊得無啓後世好大喜功之患乎曰周公詰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犴獄之間尚恐一刑之誤況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命者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并周家後王而戒之也常人常德之人也皐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常人與吉士同實而異名者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此周公因言慎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太史使其弁書以爲後世司獄之式也。蘇國名也。左傳蘇忿生以温爲司寇。周公告太以蘇忿生爲司寇用能敬其所由之獄。培其基本。以長我王國。令於此取法而有謹焉。能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

書經集註卷之五